

導師與我

關世謙

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《詩經·小雅》

特意選用《詩經·小雅》的這兩句嘉言，來讚頌導師的百齡嵩壽，我想應該是實至名歸的，自然也是恰如其分的。因為在我國文學的領域裡，用山嶽來歌頌嵩壽的文句，誠然不知凡幾；至於用「景行」來喻示賢達們的嘉言懿行之楷模，更是中肯貼切，其中當然也涵括了道德與學問。準此，引借此喻以表達對導師的祝嘏與賀讚，並呈獻由衷虔誠的祝福。

只是讚頌與祝嘏，還不能算是完成此次編委會徵文的訴求，似乎還必須寫幾段與導師的往事來湊湊熱鬧，才算是躬逢盛會一番。於是便整理了一下腦海裡的前塵往事，平鋪直敘地寫在下面。

回想起五十多年前，第一次拜謁導師是在新竹市郊青草湖畔的靈隱寺，當天好像是在舉辦什麼法會，就在東廂的客堂，由李恒鉞師兄的引見，才得拜見這位名滿海內外的教界大德。儘管之前曾閱讀過幾本導師的著作，像《中國佛教史略》、《中觀今論》等書，可是畢竟還無緣瞻仰親炙。當天在座的還有幾位從未謀面的僧俗長老，像李子寬老居士，陳海量（？）居士等人，都是事後才從李師兄的口中得悉其名號。初見導師所得到的印象是清癯瘦削的身材，雙目卻神光內斂，一襲灰色泛了白的長衫穿在他身上，顯得愈益清高孤挺，操著滿口浙江方言，聽來似懂非懂，幸好旁邊有續明法師在座，他道地的北平口音，可以毫無隔閡地傳達彼此的心意。當時我只是個二十剛出頭的青年，對教理的認知，還是那麼懵懂無知，可是留下來的印象卻是歷久彌新，終生難忘。當時是民國四十二年左右。轉過年來，從一般同修道友的口中得知，導師在壹同寺後山購地建蓋茅蓬——福嚴精舍，四十三年精舍落成，隨後便約定在每週的星期日開講教義、中觀。我們這幫學佛的同修，便

從城裡成群結隊徒步來到山上聽講。精舍裡的法師們，包括早期住眾的仁俊長老、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印海、妙峰、悟一、幻生、通妙、淨明諸法師之外，還有很多來自鄰近各道場的僧尼信眾，把一間原本就不大的客堂兼講堂，擁擠得水泄不通，我們這些居士只好坐小方凳在室外的走廊上聽講。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，依然還是歷歷在目、記憶猶新。每當講座一開始，導師是從講堂中間寮房的通道上走出來，然後在講堂正中央入座，我們大眾行禮如儀之後，導師緩緩從前懷的衣袋裡，把懷錶掏出來，輕輕地放在講桌前，然後慢條斯理地開講起來，當然還是那口浙江鄉音，可是聲音卻不亢不卑，講到段落處，還不時伸出左手，用手掌在臉面上從印堂一直抹到下額，算是提振精神，還是……。講到一定的時間，將要終結時，總不忘徵詢大眾有無問題提問。當然，在座的我這個初學青年，不論是聽講或議論都只有聽的份而已。儘管如此，這段時期的見聞，對我一生學佛而言，確實建立起很紮實的基礎，這對日後的研習佛學，著實具有很直接的啟蒙引導作用，這是直到現在依然感念在心的法乳深恩。

一次，在討論學習經論的次第時，老人家開示說：研究經論，不宜總喜歡在註釋中去求得意解，這是避免思想為注釋家所左右，所以仍須就原經原論去實事求是，從而進一步深求理趣的豁然貫通。縱然，初閱乍讀，義理上或有窒礙留滯，不妨且將此暫作擱置，稍待幾日之後，這也許能在閱讀其他的經論中，無意間觸類旁通，自然也就心領神會了。

我對這項教示，非常在意，因此在閱讀經論而不獲理解之餘，我就轉向高僧的傳記或史籍文學方面去鑽研，這就轉而變成我對史籍文獻發生興趣的直接原因，以致培養起對佛教史濃厚的興趣，甚至也翻譯了這方面的許多日本書籍，想來這也是其來有目的。

導師在精舍的講座，延續了一段很長的時期，後來因為導師經常往返於台北、新竹之間，大概是因為體力之不勝負荷，講座也就停了下來。後來，因為續明法師把在靈隱寺的佛學院遷回精舍，以福嚴學舍的名義，正式開辦起僧教育，我們從此也就無緣再聆聽導師的教示了。雖然後來也有機會偶爾在台北善導寺聽講，畢竟因為地緣關係，再次聆受法益的機緣也就愈來愈渺

茫了。

事隔多年，彼此各隨時節因緣，誠然所謂「到處隨緣延歲月，安分守己渡時光。」直到民國七十四年，大兒子家倫在東海畢業，依我自己的生涯規劃是：大兒子既然已經畢業，今後做些他本業的工作，輔以我的退休金，未來的家計，應該由他扛起責任，來扶養弟妹完成學業以至長大成人。惟其如此，才能得遂我多年以來，一直就想圓頂出家的宿願。心想及此，我帶領全家大小，參加大兒子畢業典禮之後，隨即前往太平鄉華雨精舍去拜謁導師，一來是全家人去求授皈依，二來就是我當面乞求導師為我剃度出家。導師對我這突如其來的請求，像是覺得有些意外，坐在椅上低下頭而陷入沉思躊躇，此刻屋子裡頓然鴉雀無聲，沉寂了一會兒過後，抬起頭來說：好罷！好罷！此刻的我真是喜出望外，趕快伏地叩謝攝受之恩。侍者明聖法師在旁則說：唉呀！我親近導師這麼多年，還不曾見過這麼殊勝的拜師因緣咧！我則連忙稟白導師，待我回家把一些塵俗瑣事稍作安置後，再擇期圓頂秉具。

這次太平華雨的參訪之行，自是喜不自勝，心中忖想：多年來蘊藏於內心的宿願，總算有了著落。於是，處心積慮開始規畫家計，乃至安置妻小的未來生涯等。孰知，在著手安排中，竟然事與願違，接二連三發生了幾件對我來說稱得上是不如意的事情。大兒子接下去服兵役，小兒子和女兒也都聯袂進了大學之門，接踵而來的是，家庭中花費加據了，原先的如意算盤大打折扣。萬般無奈之下，也只好把圓頂出家的事情往後拖延了。豈知這一拖下去，竟是小兒女的相繼出國留學，擺在當前的現實，總不能丟下包袱一走了之，接下去就是無形的千鈞重擔，壓在一個中級公務員的身上，著實大有難以負荷的感受，到頭來，不但導師的面前難以交代，而內在的心願，直接變成了心理上的壓力，朝朝暮暮伴隨在心頭，始終難以釋懷。

直到六、七年後，兒女們學成回國，並且都已有了賴以存活的工作，我自己的希望才漸漸嶄露出曙光。

一次，我在福嚴上課，恰好導師也至福嚴小住。我見機緣成熟，略把家事稍作安排之後，鼓起勇氣去到導師的寮房拜見，並且稟明我已將家小安置妥當，孩子們各已長大成人，而且都有了工作，現在就可以請導師賜予圓頂

剃度了。這一下子，導師可就面有難色了，老人家稍微停一會兒，慢慢地開示了起來：我看哪！你不必了，不必出家，就這樣學佛修行好了，在家也可以一樣修行成三果阿那含呀！其實嘛！出家生活也不見得那麼圓滿如意，你現在佛學院上課算是老師，剃度之後，你就是沙彌，你知道嗎？沙彌在寺院裡是什麼工作都要做的，大寮裡沒人典座，你就得去煮飯；沒有人行堂，你就得去行堂；大殿上沒人做香燈，你就得去做香燈、打板，沙彌是什麼工作都得去做，你現在學院裡擔任課程，同學們都尊敬你是老師，圓頂之後，你就得領執事負擔工作，而且什麼工作都得主動搶先去做，你能行嗎？我則毫無猶豫的回答：我知道，我想我會勝任的。接著導師又說了一個現實的例子：在中興新村省政府的某某廳，擔任副廳長的一位居士，也是發心要求出家，剃度之後，住了幾處寺院，總是格格不入，覺得不適應和不能盡如人意，結果只好又回到了俗家，就把他家的舊車庫整理一下，作為寮房，就這樣住家修行起來，到了這一天，反倒不如當初不曾圓頂，你看！真是何苦呢？依我看，你還是就這樣在家修行就好，真的！我跟你講的都是實在話，我不是在推辭，這一點你要明白！

經過老人家這番訓示，我呼了一口長氣，然後意識到，古德們常說：離俗出家之士，都是大福報人。看樣子這家嘛，要想出家，還真的很難呢！不過，我對老人家態度之驟然轉變，並不覺得怨尤，倒是自己的福薄障重卻是真的。事已至此，只好逆來順受，依然又回歸我做俗人的本位罷。

人生的際遇，真是得身臨其境的體驗，否則無從感受其波折迂迴，所謂柳暗花明的這一村，雖然就近在咫尺，想要一步逕臨其境，還真的比登上玉山高峰還難咧！如今，徒自怨嘆、自責、氣餒又能於事何補？興念於此，只有打起精神強作自我慰勉之外，夫復可言？

這段陳年往事，時至今日，敘述起來只覺得慚愧內疚而已。不過，衷心裡對導師的教言，見諸著述上的如《中觀今論》與《中國佛教史略》是我最為傾心與努力的層面。十餘年來奔波在南北的佛學院中，盡心竭力與同學們所研討的，也是不出這些領域。我的提包裡面，始終是這兩本書陪伴著我的車程旅途，已經記不清楚是讀了多少遍。去高雄三個半小時的旅程，一本《中

觀今論》也只能閱讀五、六頁而已，用來跟《空之探究》作評比對讀，進度依然遲滯得很。書中的文句，有的甚至還能朗朗上口地背誦。

近幾年來，我亦經常以這兩本書拿來跟日慧老法師的《四部宗義》互相參讀研議，自己覺得在義理的解析上好像進步了許多，尤其書中引證《大智度論》的理趣，認為特別深具能以啟發觸類旁通的意涵。

我一度曾擬議構想，把《中觀今論》和《空之探究》乃至《中國佛教史略》這三本導師的精心傑作，分別將之日譯成書，策劃在日本佛教學術界發行推廣，藉之用以展示中國佛教學者在研究方面的傑出成就。無奈，日本學界一向是閉關自守的，彼邦人士的學術畛域觀念特深，對於非其國內學術機構的研究論作，素持排外的態度，要想在他們國內出版乃至發行，確乎是難上加難，其中《佛教史略》的部份，跟東大一位素富名望的教史學者接洽，稍有眉目的同時，此人卻竟自作古。因而，導師論著日譯的舉動，竟亦隨之停頓下來，或許，這亦可用因緣不具足來解釋了。

導師沒有給我終如所願地剃度圓頂，但在我的心意當中，總覺得老人家所貺貽後世的，除了萬千著述立說之外，如能再留下些許永續景仰的文物，該是更圓滿殊勝了。有一天，我忽然心血來潮，該向導師請求寫一副墨寶，作為格言來奉持，我鼓起勇氣向老人家懇求說：請求導師寫幾句勉勵的話語，作為墨寶，以為學佛的箴言好嗎？老人家聽了這句話說：你看我的手掌都是透明的。說著舉起手掌迎向燈光，果然手掌的指骨清晰可見，接着又說：你知道我不善於寫字，你還偏偏要我給你寫字！語氣很像在叱責徒弟。我從老人家的眼神仔細地看得出來，這件事可能有譜。幾個月過去了，有一天明聖法師忽然來電話，告訴我：導師為你寫了一幅墨寶，過幾天，我讓福嚴的同學給你帶去。聽完電話的感受，是喜悅，也是感激，老人家永遠都是那麼的慈悲滿懷。這幅墨寶是這樣寫的：

深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，依正見而起正信，乃能引發正行，
而向於佛道，自利利人，護持正法。

書此以應 世謙居士 印順

後來，女眾佛學院的最後一屆，畢業班同學在編輯紀念冊時，到處蒐羅

導師所寫的片紙隻字。不知怎的，探聽到我有一幅，就千方百計要求借他們一用，說是拿來增添紀念冊的光彩。盛情難却之下，只好答允出借，條件是不准損傷到原件的些許。哪曉得，這位負責編輯的同學竟把這副文件加以改造製作；是就上款——我的名字，用同樣的紙張將之遮蓋，印製起來就不見了「書此以應世謙居士」的八個字。從紀念冊上看起來，根本看不出來原件還有上述的八個字，也不露破綻，好像還很完美，可是後來有些同學到我家來，看到客廳牆壁上的導師墨寶指着說：唉！這不就是我們紀念冊上的那幅導師的題字嗎？還真一模一樣呢！天曉得！原始的文件，如今變成好像跟他們紀念冊中的一模一樣了，你說該怎樣去解釋明白？

學眾弟子這次為導師祝壽，本來應該寫些導師的道德與文章來讚美歌頌，隨喜一番，可是，想起在幾次相關的活動之中，針對這方面的主題，高德先進們撰寫得很多了，不需要我在這裏再次饒舌喋喋，所以拉拉雜雜寫了些與老人家相處的幾則陳年往事，覺得還饒有趣味，嚴肅中猶不失興趣，故而用以回應編委會的徵文，容或有失禮的不妥之處，尚希教內大德予以指正。